



濱 湖 翠 積

作 慶 開 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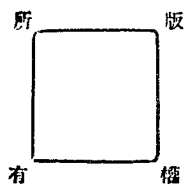
積
翠
湖
濱

周開慶著

上 海
真 美 善 書 店
1 9 2 9

1929, 8, 3. 出版

1—2000册



實 價 五 角

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

敘

兩三年來所寫的幾篇不成形的東西，如今也把牠收集起來，出一本小集子。這原因，既不是想因此騙幾個錢，亦沒有甚麼野心。不過是自己寫出來的東西，心中想起總有一點念念不忘似的。把牠印出來，對於我，算是一種紀念。

這幾篇東西，在現今的所謂文學家的眼光中看來，究竟是屬於那一類的，說得更時髦一點，是屬於那一階級的；或者竟至說不上甚麼，我都不知道。不惟不知道而已，而且彷彿提起就有點頭暈。這是我的怪癖，無法改良的。

不過有一點我却可以自信就是當我寫這些東西時，我不曾作偽過一次。我不能穿起宮裝說漂亮話，我不能婉轉柔歌以取悅於人們，我所有的只是真誠。這一點，也許就叫著藝術的良心。

在寫這些東西時，曾得了凌叔華徐祖正兩先生不少的鼓勵，謹在此表示謝意。

十七，十，十八，漢口。

目 錄

小說

積翠湖濱

離棄之後

二麻子

聖潔的犧牲者

是誰殺了她

朱善人

從此天涯

讀 翠 湖 濱

李先生

散文

不肖的兒子

歸途雜記

雪裏風光



一個傍晚的湖濱。

初夏的夕陽已經歸去，西天的邊際鋪擁着鮮麗的晚霞。霞光蘊染着微波的湖水，似無數金紅色的魚鱗在那裏舞躍。

湖廣約五六里，周圍蘆葦森森。湖中有小島一，上住漁戶數家。近幾天來因為兩岸化作戰場，漁父們已經逃跑得不知去向。

湖的西岸駐的是革命軍，對面則是S軍閥的軍隊。兩軍對岸而守，相持已經好幾天。因為這地方并非要衝，所以雙方都取着守勢，戰事并不怎

樣激烈。步槍聲時緩時急，步槍聲裏，亦常常間着幾響轟轟的大炮聲。

革命軍裏，有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的青年，此時正奄臥在蘆葦深處，端着槍向對岸的敵人射擊。

美麗的波光在他眼前動蕩，他回頭看了一眼天際的晚霞。微風吹着蘆葦發出淒淒的聲音，他忽然若有所感似的把槍放在地上發出深長的嘆息。

懷憶中他似乎走入了三年前故鄉的湖濱，時緩時急的槍聲在他耳邊逝去，如泉的熱淚，不自主地從他眼裏奔湧出來：

『呵，你可憐的可憐的我的曼英喲！你是死了三年，你是死了三年了！你是死在軍閥的鐵蹄下，你是死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的！我無論如何，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！』

『三年了，匆匆地竟是三年了！回憶你送我離鄉，也是這麼一個晚上。是的，那是離我倆的家不遠的積翠湖濱。湖濱的蘆葦依然是這樣的森森，』

天邊的晚霞依然是這樣的鮮麗。你說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在家裏久住，你含着眼淚勸我忍痛離開故鄉。你說你永遠是我的愛人，你說我們暫時的慘離是爲着將來永久的幸福。你說無論敵人怎樣的凶狠，你將以生死來奮鬥。你祝我奮志前途，你預備着將來歡愉的再見。唉，我的曼英喲！畢竟你是純潔的少女，畢竟你不知道軍閥們竟有想不出的狠毒！可憐你受不住他們的壓迫，可憐你竟爲着保存我倆的愛而犧牲。唉，曼英喲！早知你結果如此，我永遠也不願意離開你，要死我倆便死在一路！

「自我離開了你，我帶着負傷的心跑到北京去。我當時深信着你的話，深信着以我倆偉大的愛力，定有最後的成功。我準備着刻苦用功，求得一點學問，以報達你愛我的深情！

「然而我的心碎了，唉，曼英喲，我的心是片片地碎了！在我抵北京不到一月的光景，由故鄉傳來的消息，說你因爲受不了C軍閥和你的校長

（那是基督的信徒，在中國來傳教的牧師呵！）的壓迫，你設計刺殺C軍閥。竟先死於他的手槍之下了！你死了，曼英，你死了！這天地於我還有甚麼意義，這人世於我還值得甚麼留戀！本來是爲了你我才讀書，如今我還有甚麼話可說！

『我曾幾次想投湖自盡，我曾幾次想自殺。但因爲你的仇沒有報，我死了也不瞑目。你的死是受了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先鋒隊牧師的兩重壓迫，所以要爲你報仇必得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！那時革命政府所辦的黃埔軍事政治學校正在招生，我便決心去投效。』

『在黃埔畢業後便隨軍北伐，如今又將近一年了。從廣東打到長江流域，每次戰事我都在最前線。因爲看見這些軍閥的爪牙，就如看見殺你的敵人，我必定要把他們殺盡才痛快。唉，曼英喲！直到我呼吸最後一口氣以前，我要永遠爲你報仇，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！……』

洶湧的熱淚奔流不止，幾年來的舊事一件件地湧上他的心來。
晚霞漸漸的隨着暮色逝去，天邊只剩下幾痕白色的餘輝。

二

曼英是秋萍的未婚妻，他倆原是中表親，自小就常常在一處玩耍。雖然那時他倆都還年幼，然而兩個小小的心靈裏，已經播下了愛的種子。時光過的很快，秋萍於十六歲時入中學校，那時曼英已經十五歲，住的是一個教會辦的中西女子學校，校長是英國人。

相互間的了解與愛慕，使他倆早已相約終身；同時他倆的家庭，也深知這小小的一對，是天生的配偶。經兩家的同意，他倆便於這一年訂了婚。

誰能描寫得出他倆的歡快呢？美滿，成功，如花的幸福，閃爍着在他

倆的將來。

中西女校與中學校同在一個城裏，相隔只有一兩里之遙。每逢禮拜或休假日子，他倆不是一路回家，便是在郊外去作短足旅行。風和日暖，水秀山明，他倆並坐在草地上，暢談心曲：中學卒業後怎樣一同出外留學，將來怎樣組織小家庭。……樹上的小鳥忽然奏起清婉的歌聲，大自然界在他倆狂熱而擁抱中消失了。

要是暑假的時候，他倆便約定在一個避暑的地方去消夏。每日規定幾點鐘來研究功課，清晨和傍晚則出外散步。有時曼英在草地上跳舞，秋萍口裏便裝着給她奏琴。——周圍割草的小孩忽然都如飛的跑來，他倆停止了歌舞笑得格格地不止。

可愛的年華，在這永遠是青春的情狀中消逝了去。那時秋萍已經十九歲。

就在這一年三月間，省城舉行全省運動大會，全省中學以上的學校，都派運動員去參加。這是一件希有的事情，秋萍便約定曼英一路去參觀，他倆的家離省城只有幾十里。

運動會開了五日才告完畢，他倆又很高興地一路回到家裏來。——然而，唉，天下的事情，有誰料得定呢？不幸的事件，竟在他倆的意料外發生了！

原來曼英生得非常美麗，在這士女如雲的運動大會上，竟惹動了無數觀眾的目光。當時大家都在互相驚問：『這是誰家的安琪兒？』回頭看見曼英側邊坐着一個丰致翩翩的秋萍，大家又不覺起了無限的羨慕和忌妬。在這觀眾中有一個是C軍閥，那是著了名的全省中的第一個魔王。他突然看見這樣貌美的曼英，簡直的想一口把她吞下去。經過多方的訪問，他知道秋萍和曼英的關係，與他倆的一切。

可憐的餽餉，已經在惡魔的爪牙之下，這一點也不知情。

曼英的校長雖然說是在中國來傳教，然而倚勢魚肉中國人，無惡不作。這原是哪一個傳教士的通性，曼英的校長自然不能是例外。他因為常常私運軍火在省裏來賣，與C軍閥亦頗有勾結。C軍閥知道曼英是他的學生，所以最先就請他設法。

這類事情C軍閥並不是沒有做過，曼英要不是住的外國人所辦的學校，C軍閥很可以派幾名馬弁去指名要人。他如今金屋裏的第五個姨太太，便是從某女校這樣強佔來的。不過中西女校是外國人辦的，C軍閥對於本國人雖然有魔王之稱，然而對外國人却頗可以說得上『恭順』兩個字。曼英的校長最初聽見C軍閥的請求是嚴詞拒絕，然而這種拒絕不過是為了要兩千塊錢的酬金。兩千塊錢既已經過了手，於是乎這位「基督的信徒」便很勇敢地自認去包辦這件事。

曼英的校長首先向曼英的家庭提議，說C軍閥無論如何要娶曼英。這是一個霹靂震驚了曼英及秋萍兩家人，曼英的父親很委婉地回答他，說曼英是早已與秋萍訂了婚的。

曼英訂婚C軍閥并不是不知道，然而這那裏能夠死得了惡魔的野心。於是這位「基督的信徒」又向秋萍的家庭提議，願意出五千塊錢叫秋萍解除婚約。

要解除婚約只有叫秋萍死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於是這個提議，又遭了秋萍的拒絕。

C軍閥聽見這個消息，真是怒不可遏。以為這區區小子，居然敢於抗令，便決定要下毒手，先把秋萍暗殺了然後再說。

牧師把C軍閥這個主張中告訴曼英的父親，意思是叫他勸勸秋萍，早點讓了步，免得將來後悔無及。這時曼英正從學校裏回家，走到客堂外面，聽

見她的校長談話的聲音。她知道這一定又是關於她倆的事情，便倚在門外偷聽。

她心裏越聽越着急，越聽越憤怒。她想幾步跨進客堂去，打死這爲虎作倀的牧師。但她回頭一想，救秋萍的命要緊。自己打算了一陣，便偷偷地在父親屋子裏拿了一兩百塊錢，又悄悄地獨自尋秋萍去。

在秋萍家裏會着了秋萍，她叫他趕快穿好了衣服，一路到積翠湖濱去。積翠湖離秋萍的家只有三四里路，從湖裏搭小船再過二三十里的小河，便到了某埠。那兒是很繁盛的商埠，無論到那裏都很便利。

正是四月末的光景，太陽已經西歸。天際的晚霞，照耀着滿湖的微波，十分鮮麗。晚風吹着湖邊的蘆葦，發出蕭蕭的聲音。

她同他坐着小舟走上湖中的小島，在一個蘆葦深處他倆坐了下來。她告訴他剛才她所聽得的毒計，他叫他趕快離開這個地方。她說她永遠愛